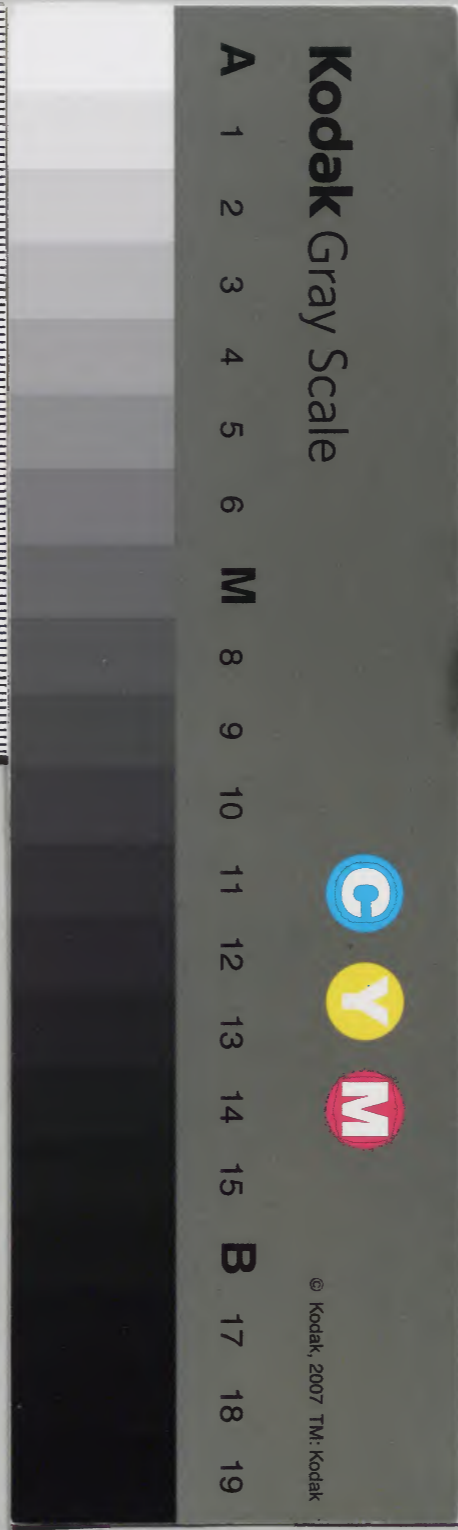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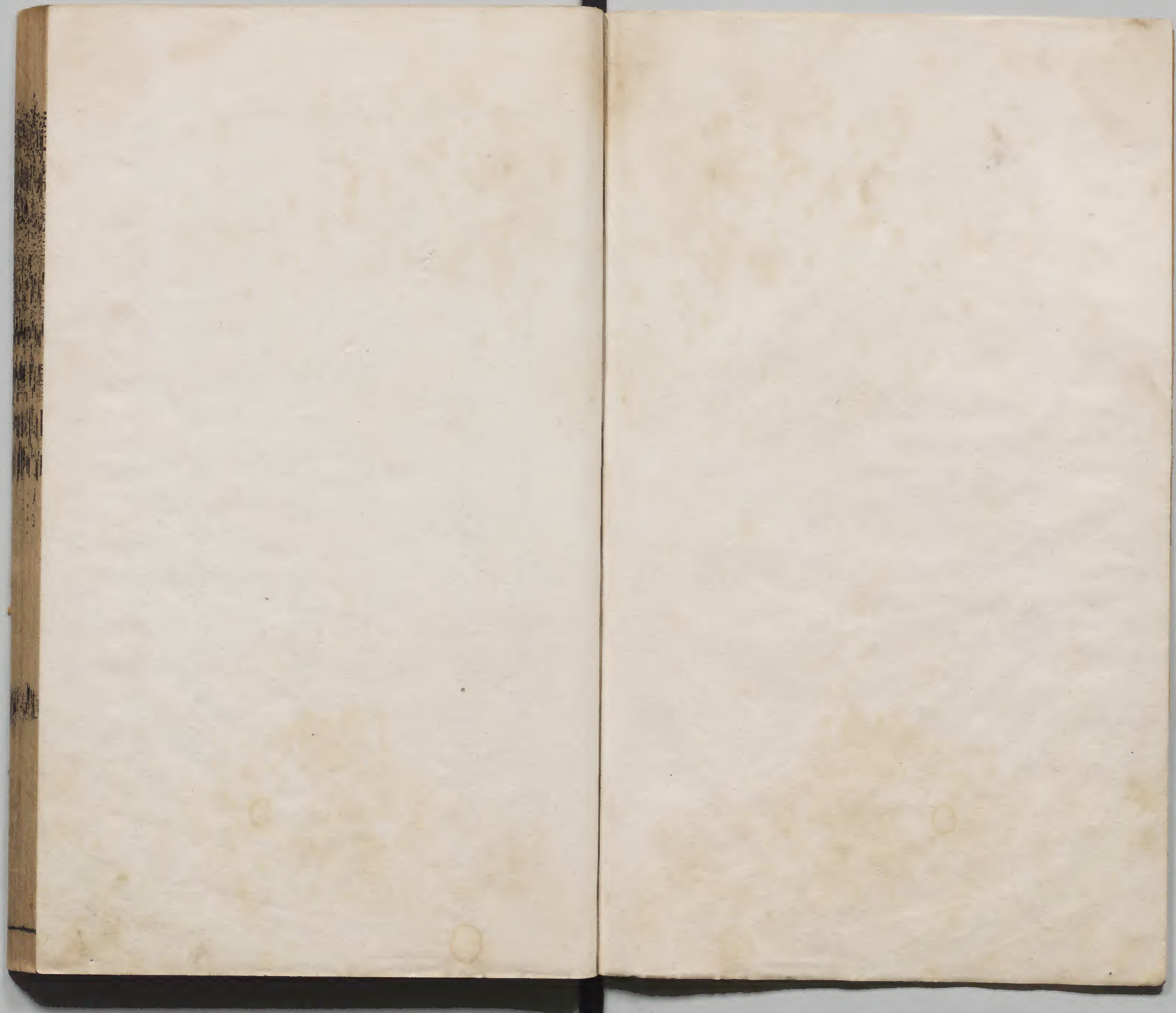
唐紀

自一百九十三
至一百九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93)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盡重光單闕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亦養庶之一端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按唐會要

是時詔内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參朝之班宜在本品見任之上觀古玩翻 上曰比見

勸致仕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太宗

羣臣屢上表賀祥瑞比毗至翻夫家給人足而無瑞

不害為堯舜百姓愁然而多瑞不害為桀紂扶夫音後

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

治直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按儀制今凡景星慶

吏翻十有四白狼赤兔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蒼鳥朱

鴈為中瑞其名物二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

瑞其名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唐六典禮部郎中凡

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合音左

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好呼瑞在得賢

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天少雨少詩中

書舍人李百藥上言上時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

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

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

掃之餘亦何所用灑所賣翻掃素宜皆出之任求伉

儷伉苦浪翻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

正倫洹水縣周建德六年分臨漳於掖庭西門簡出

之掖音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已未突厥寇邊厥九

朝臣或請修古長城古長城秦蒙恬所築者也自漢

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

朕方為公掃清沙漠為于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

長城亦宜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唐紀九太宗

壬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為夏州都督夏戶靜在司農

少卿趙元楷善聚斂少始照翻斂力靜鄙之對官屬

大言曰司農官屬有丞主簿上林太倉鉤盾蕪官四

溫泉湯等監京都諸宮苑總監諸園苑監苑四面監

九成宮監諸鹽池監諸屯監各有監副監丞苑總監

又有主簿諸鹽池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

諸屯監無副監 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慙 上問王

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

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

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治直吏翻上然之 冬十

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朝直遙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遂安公壽上以瀛州

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

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

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敦然諾

諾也言既許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

上復引見諭之復扶又翻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

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閣本太極宮圖

天門左右承天門外朝也東朝堂之尋悔之他日與

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

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

盧祖尚不

是刑

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長知兩翻使疏吏翻下同楊遵彥奏之文

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

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

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楊惜字遵彥相齊文宣帝大見親任上曰然邲

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

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復其官則得蔭其子若孫唐制凡用蔭一品子

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

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

下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

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

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

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

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

為霽威人主之威重於雷霆霽威言猶雨霽則雷霆亦收威為于偽翻嘗謁告上冢

上時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

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

輟耳嗔昌真翻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

奏事固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十一月辛酉上祀園

丘武德元年制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景皇帝配十二月壬午以黃

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問居間讀與珪語有美

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瑗反死見一

百九十一卷武德九年瑗于春翻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

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邪音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

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

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

公。齊桓公遇郭氏之墟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

善惡惡惡公曰若子之言何至於亡對曰善善而不能

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

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考異曰實錄新舊

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

而不用乎且是人汎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

宗何愛而留之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

不稱旨。少始照翻稱尺證翻上責之温彦博王珪諫曰孝孫雅

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

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

上為孝孫遊說邪。為于偽翻說輸芮翻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

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邪音耶此乃陛下

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

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

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太宗曰人皆以祖孝孫為

知音令教聲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

乎乃勅所司令舉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乎不愛音

聲今忽為教女樂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曰汝

等並是我心腹應須中正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辭

温彦博等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肯

置之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

可信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唐紀八 太宗

牧民

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太宗怒乃解今從舊傳

偽翻下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

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

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

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

告其主反者比毗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

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邪音耶自今有奴告主

者皆勿受仍斬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

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厥九勿翻

可從刑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俟渠之翻國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泥孰莫

賀設為可汗西突厥有五弩失畢部泥孰亦一啜之部帥泥孰不可統葉

護之子啞力特勒啞徒結翻又五栗翻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

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

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使疏上不許曰

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論以各守部分勿

復相攻分扶問翻復扶又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

突厥者皆叛之史言天方幅華東西突厥皆亂厥九勿翻突厥北邊諸

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

汗頡奚結翻俟渠之翻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九 太宗

喬師望間道齋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間古

伽求賜以鼓纛纛徒夷男大喜遣使入貢使疏建牙更翻

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

沙磧靺音未鞞音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

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史言突厥衰而薛延陁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初議

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

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帝

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

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

順於春氣故知合於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

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按帝自謂居少陽之地蓋

以即位以來居東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妖一司空

裴寂嘗聞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

師上數之曰數所具翻計公勲庸安得至此直以恩

澤為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

之由也上皇聞帝此言其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

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裴寂本蒲未幾又坐

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武德

以始安郡之龍平豪靜蒼梧郡之會山羌作亂以為

蒼梧置靜州靜平郡幾居則當是劍南之靜州然劍南之靜州武后

時方置若以為嶺南之靜州則羌當作蠻或言劫寂

為主生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聞寂率家僮

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帥讀曰率朝直

裴寂不終

假破賊起
官而天誅
之

通鑑卷百九十一 唐紀九

七

翻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

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已

酉上錄繫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

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

文何為乃釋之 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

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 唐六典左右僕

射左右丞相之職也掌總領六宮紀綱百揆 比問聽受辭訟 比此至翻下

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

丞 屬之欲翻付也 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

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

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或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杜

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

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

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 率子恤翻斷丁

亂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

罪恐懼若無所容 史言房玄齡忠謹被皮義翻朝直遙翻稽音啟 玄齡監修

國史上語之曰 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 比見漢書

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

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太宗之存心如此安有有獻而不納者乎上時掌翻

臣節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

唐會要武德五年

年營弘義宮以帝有尅定天下之功別建此宮以居之既禪位高祖以弘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遂徙居焉改名大安宮馬周所謂大安宮在城之西者也更工斷翻上始御太極殿高祖位也帝即位於東宮之顯德殿高祖徙居大安宮帝始御太極殿謂羣臣曰中書門

下機要之司詔救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

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書侍郎中書

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

由是鮮有敗事

省悉景翻駁北角翻鮮息善翻

在平人馬周

在平縣漢

常

屬東郡應劭曰在在山之平地者也後魏屬東平原郡後齊廢隋開皇初復置屬貝州唐屬博州賢曰漢在平故城在博州之聊城縣東北在任疑翻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

之家

唐諸衛中郎將正四品下將即亮翻

六月壬午以早詔文武官極

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

餘條

考異曰舊傳云貞觀五年據實錄詔在此年五年不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今從唐曆附此

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

其草耳

為干偽翻

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

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

鄭樵曰秦以御史監郡謂之監察御史漢罷其名晉孝武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隋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使疏吏翻見賢遍翻上以常何為監工銜翻使疏吏翻下同稱尺證翻

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丙

子薛延陀毗伽可汗伽求迦翻可從遣其弟統特勒

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

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

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塔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

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

也頡奚結翻上時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薛延陀

突厥事始掌翻暱尼質翻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

上卷二年突利得罪見上卷二年拓設即阿史那社爾與欲谷

設分統敕勒諸部欲谷設即為回紇所破者也按舊

書李太亮傳頡利既亡之塞北霜旱糗糧乏絕四也

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眾甚多華人因隋末之

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

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事見上

公謹為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

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眾來降厥九勿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

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武德二年分甘州之福

郡酒泉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甘肅二州相去捕

通鑑卷百三十一 唐紀九 九

公孫武達

通鑑卷百三十一 唐紀九 九

九

後序

荀悅以書
受知

虜千餘口。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

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

者求鷹使疏吏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昔旨謂絕畋遊之旨如

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

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按舊書李

詔曰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十鎰之重乃朕自用之

物荀悅漢紀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

臣之義今以賜卿卿宜加尋閱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為通

漢道行軍總管舊書李勣傳作通漢道當從之後高

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華戶靈州大都督薛萬

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暢武非地名也營州邊於東

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

破之任音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朝直上謂侍

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事見一

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六月一本此下有考異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

可雪前耻稽音啟幾壬午秣鞞遣使入貢秣音未鞞

吏上曰秣鞞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

無上策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周秦漢

策秦無征之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雪耻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九

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 乙酉上問

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

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

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明夷君子以

蒞衆用晦而明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炫熒以才陵人飾非

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庚寅

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厥九勿翻 閏月丁未東

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諸謝皆南蠻別

種在黔州之西東謝蠻在西夔之南居黔州之西三百里南謝蠻在隋牂牁郡地南百里

有桂領關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朝直遙翻下同種章勇翻黔音琴 詔以東謝為應州

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宋白曰黔州黔中郡秦置漢通謂五溪之地又為武陵郡之酉陽縣地武帝於此置涪陵縣屬先主立黔

安郡後周建德三年置黔州貞觀四年移州治於涪陵江東彭 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

水之東 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考

異曰實錄新舊傳皆云正會圖按汲冢周書有王會篇柳宗元鏡歌歌呂述黠戛斯朝貢圖皆作王會今

從之 乙丑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牂音臧 詔

以牂柯為牂州昆明東九百里即牂柯蠻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一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牂州之

北一百五十里有別部曰乞州蠻牂柯音臧哥 党項

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為軌州各以其酋長為

軌州各以其酋長為

軌州各以其酋長為

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姓別為部不相統壹細封氏

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旁當氏米擒氏拓跋

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為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

地為嵒奉巖遠四州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強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述桑等羌北吐谷渾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拓跋氏之後為西夏李繼遷党底朗翻酋慈由

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

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房玄齡王珪掌内外官考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

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日德義有聞二日清慎明著

法亦可代二日公平可稱四日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

最五日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日決斷

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日部統有方警守無

失為宿衛之最八日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

最九日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日讐校

精審明於刑定為校正之故十一日承旨敷奏吐納

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日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

官之最十三日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

四日禮義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日訪察精審彈舉

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日訪察精審彈舉

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日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

檢之最十八日職事修理供承疆濟為監察之最十

九日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日耕耨

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日謹於蓋藏明

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日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九 太宗

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上
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相理善最不聞為十下
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昔公向私職事廢闕為
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集於尚
書省唱第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之翻
然後奏

後亂錄法

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
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

當當丁浪翻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

徵二諫皆有大關係

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復
又翻此毗至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

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

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治

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濮州刺史龐相壽

坐貪污解任濮博木翻龐薄江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

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

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

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

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

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

惡陽嶺在定襄占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夜襲定襄破

川南帥讀曰率驍堅光翻騎奇寄翻舊志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有秦時

之馬邑城武周塞後魏置桑乾郡隋置善陽縣又隋

通鑑卷之三十八

唐紀九

三

隋大利城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九

四

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築以處突厥厥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舊志曰雲州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恒安鎮也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即後魏所都平城也開元二十年改定襄為雲中縣而武德四年已分忻州之秀容為定襄縣今見於九域志者忻州之定襄而北定襄自石晉割地入于北國其名晦矣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宋白曰朔州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眾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大磧之口也磧七迹翻靖復遣諜離其心腹復扶又翻諜達協翻

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蕭后入突厥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二年降戶江翻下同乙亥至京師先是有

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啟於蕭后者先悉薦翻至是中

書舍人楊文瓘請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

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須問也

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漢地理志雲中郡治

通武侯長城雲中

雲中縣鄜道元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又有後魏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虞氏記云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一大城其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書見羣鶴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故城是也又有芒于木出塞外南逕陰山東西千餘里芒于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策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自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新志雲州雲中縣有陰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宋白曰漢雲中郡在唐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雲中故城是也趙武侯所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九 太宗

四

漢五原故城

築漢五原故城亦在
今勝州榆林縣界

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温湯

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厥九勿翻

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自入朝見賢遍翻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

李靖將兵迎頡利臚陵如翻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

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

道相與謀曰考異曰舊書靖傳以爲謀出於靖頡

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新書回鶻

日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囉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

姓印謂拔野古延陀回紇之屬道阻且遠追之難及

今詔使至彼使疏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

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寄音以其謀告張公謹公

謹曰詔書已許其降降戶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

此韓信所以破齊也謂漢遣酈食其說下齊韓信唐

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

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

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武邑縣前漢屬信都

置屬冀州帥讀曰率下同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

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考

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唐紀九太宗

蘇定方

武邑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

武

曰舊書靖傳曰靖軍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定方傳曰靖使定方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擊殺數十人唐儉脫身得歸靖斬

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畜許殺翻隋

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

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眾降

頡奚結翻帥讀曰率磧七迹翻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還從宣翻斥

地自陰山北至大漠此後方盡有隋恒安定襄之地露布以聞 丙

午上還宮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厥九勿翻以御史大

夫溫彥博為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戶部尚

書戴胄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為御

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朝直遙翻少詩照翻瑀音禹三月戊

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為右武侯大將軍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長知兩翻下同可上從刊入聲汗音寒

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

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璽斯氏翻

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眾四萬來降俟渠之翻丙子以突

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啟

民毋弟蘇尼失為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

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尼女夷翻突

利之來奔也見去年十二月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

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吐從噉入大同道行軍總管

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新志曰黃河東濡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永濟柵也北逕

大泊十七里至金河任音壬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

走匿于荒谷頡奚結翻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

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

師蘇尼失舉眾來降帥讀曰率考異曰太宗實錄

屬于軍吏舊傳云蘇尼失令子忠擒頡利以獻蓋寶相逼之而蘇尼失使忠獻之也漠南之地

遂空蔡成公杜如晦疾篤杜如晦先封蔡國公薨後徙封萊國公賀琛謚

法佐相克終曰成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

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使疏久之語

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

見公不見如晦矣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厥九夏

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舊書帝紀曰御順天門唐六

開皇二年作初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承天門隋

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曰承天門若元正

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

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蓋古之外朝也

順天樓即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

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

疆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

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

不復大入為寇便橋事見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

九年見賢遍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太宗

數與所角翻背蒲妹翻好呼報翻暴步以是得不死

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館古換翻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

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復扶上皇召上與

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閣本太極宮

北為延嘉殿，延嘉殿之東為功臣閣，功臣閣之東為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

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厥九其

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

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降戶江翻下朝士多言北狄

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

間。此兗、豫、言禹迹九州，大界也，朝直遙翻。分其種落，種章勇翻散居州

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

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

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河北謂北分立酋長

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酋慈山翻長禮部侍郎李

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

帥所類翻。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長知不相

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

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

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唐紀九 太宗 七

之長策也首慈秋翻長知兩翻易夏州都督竇靜夏

雅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

仁義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首式又翻記曰置

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畧莫若因其

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

之女妻七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

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易以温彦博以為徒

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

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

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

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厥九今幸而破亡陛下

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

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

降戶今降者眾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近其斬

元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

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郭欽論

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江統論武帝不從後二十餘

年伊洛之間遂為氐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彦博

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覆敷今突厥

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

救翻

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

選其酋長使入宿衛酋慈山翻畏威懷德何後患之

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卒子恤翻東自幽州

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

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

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定襄都督府僑治寧朔雲中

朔縣亦屬朔方郡舊書溫彥博傳曰帝從彥博議五

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順州僑

南之五柳戍上戒之曰爾祖啟民挺身奔隋隋立以

為大可汗奄有北荒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開

爾父始畢反為隋患煬帝大業十一年天道不容

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

啟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國法勿相

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

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

王頡利之亡也頡奚結翻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首

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

眾考異曰舊傳云為化州都督按化州丁丑以右

武衛大將軍父大柰為豐州都督隋以五原郡置豐

州大業初廢唐初

身下有中字

思摩

樊忠

張長遜降復置豐州尋廢是年其餘酋長至者皆拜

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將即亮翻五品已上百餘人

始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近其翻辛

已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啟

委太子裁決上時掌翻若仍不伏然後聞奏 丁亥御史

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

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瑀音禹劾戶槩翻又戶

九勿翻考異曰舊傳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潛

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據實錄

彥博二月已為中書令三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賢

遍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

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

祿大夫賜絹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

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

二千匹幾居豈翻復扶又翻林邑獻火珠唐書婆利東有羅

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

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以珠承日影以艾

承之則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

好呼到翻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

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六月丁酉

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

通鑑

為北撫州都督尼女夾翻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

為北安州都督此三州與祐化長北開四州後皆省

史善應亦阿史那種史軍書其姓耳

素上書諫上時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

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

長安事見十一卷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

邪邪音耶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事見十六卷

晁直遙翻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處昌呂翻突厥之

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

輕動哉乘繩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

之遠方二千入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曳摩火出乃鑄

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

而易之轂古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

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

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曾

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復扶

惡鳥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

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

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

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

道益天

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為于後日或以事至洛陽。偽翻

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秋七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

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晏。五

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殮而食。侍衛未得下牙不皇坐食。故立駐傳

餐而食也。治直吏翻。下同朝直遙翻。殮千安翻。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

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

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

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

以二世而亡也。喜許記翻。復扶又翻。中竹仲翻。爭讀曰諍。朕則不然。擇天

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

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

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勅。行

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癸酉

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為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

瑀為太子少傅。唐東宮三少並正二品掌教。論太子少始照翻。瑀音禹。李綱有

足疾。上賜以步輿。步輿即步挽輿也。使之乘至閣下。數引入

禁中。問以政事。數所角翻。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太子每

視事上令綱與房玄齡侍坐坐祖先是蕭瑀與宰相

參議朝政先悉薦翻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

能抗上多不用其言考異曰舊傳云玄齡等心知

如此安得為賢相且事之用玄齡魏徵温彥博嘗有

捨在太宗非由玄齡今不取

微過瑀劾奏之又戶得翻上竟不問瑀由此快快自

失瑀音禹快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

朝政復扶又翻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伊吾即漢伊

大磧外東至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是年置伊吾詔

以凉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

糧此磧即伊吾東之磧使疏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

望於道賑津忍翻大亮上言上時欲懷遠者必先安

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

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

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

西州縣蕭條北凉瓜沙肅等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

獲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

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

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

實利也上從之 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

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

戶博策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唐紀八 太宗

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自四品以下緋綠青有深一淺之異九品則服淺青

靖將相皆有体

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沈持林翻每與時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 突厥既亡營州都

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

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說諭芮翻下同霫而立翻萬淑萬均之兄

也 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厥九勿翻降戶江翻欲谷設突利

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

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朝直遙翻隋末伊吾內

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

來降頡奚結翻隋戶江翻因其地置西伊州西伊州六年改曰伊州

思結部落饑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

者仍居磧北磧七迹翻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

勝州都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

其部落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

卒無叛者騎奇寄翻說式芮翻卒子恤翻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

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

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

二州皆漢牂柯郡之地武德四年以思州寧夷縣置夷州貞觀元年廢是年復以思州之都上縣開南蠻

置夷州義泉郡隋之明陽郡地也費州涪川郡隋黔安郡之涪川縣地是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并開南

蠻置宋白曰費州因州界費水為名 已卯上幸隴州後魏分涇城二州之地置東秦

弘儉

營田

開南蠻

唐紀九 太宗

州大統十七年改隴州治開源縣在長安西四百九十六里

冬十一月壬辰以

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 甲子

車駕還京師 上讀明堂鉞炙書云人五藏之系咸

附於背 唐藝文志有黃帝明堂經明堂偃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明堂孔穴圖皆鉞炙之書也藏祖

浪翻鉞諸深 戊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十二月甲

辰上獵於鹿苑 武德元年分京兆之高陵置鹿苑縣 乙巳還宮 甲寅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

貢 朝直遙翻 使疏吏翻 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 厭於

怛當割翻 紇下沒翻 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

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 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今天

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 此即謂文泰入唐境之時 今借

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

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 勝音升 儻賈音古

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

令止之 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

善談論 復扶又翻 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

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

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 處昌呂翻

之 治直 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

也 靖為相恂恂如不出口此其所以將而相也

恤民

諫西域

靖為相恂恂如不出口此其所以將而相也

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呼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

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確克上之初即位也。嘗

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

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

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

為飲也。孟子之言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

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

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

必敗國家。敗補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

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

平。神農氏世衰。蚩尤為暴。虐黃帝征之。禽殺蚩尤。少

王殺紂。王殺紂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

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邪音耶。澆堅人主

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治直之翻元年。關中饑。米

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

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

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斷丁亂翻。孔穎達曰

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

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

設扉耳。無所捍拒。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

三代以上
或有之

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

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

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

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

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封德彝薨于元年徵再拜謝

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

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稱尺證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

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卒子恤翻若公

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上謂秘書

監蕭瑁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隋煬帝蕭后瑁同產也故帝問及之

數所角翻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

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恒有中使察之煬帝猜防齊王暕事畧見隋紀

恒戶登翻使疏吏翻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

憂悴悴秦醉翻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

况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

遠矣瑁瑀之兄也瑀音禹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

可汗之子為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

厥九勿翻可從列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肆葉護引兵擊莫賀

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熟設所殺諸部共推

唐紀九 太宗 三

肆葉護為大可汗 肆葉護與莫賀咄相攻事始上二年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尼女 夾翻 癸酉上

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 長知兩翻 從才用翻 甲戌宴高

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 癸

未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

朝直遙翻 上手詔不許 此元正朝集既畢將歸者唐

上時掌翻 二十五日至京師十一月一日戶部引見訖於尚書

省典羣官禮見然後集于考堂應考績之事元日陳

其貢篚於殿庭朝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

直遙翻使疏吏翻 吉請造兵備儀仗 上時掌翻冠古玩翻唐皇太

子冠禮詳見新書禮樂志 上曰

東作方典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

月 少始 照翻 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

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二

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 觀古 玩翻 無問新舊宜悉剗削

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

為鄆王 創古 外翻 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

元曉為密王庚戌封皇子惲為梁王暉為郟王 惲於 今翻

簡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

薛叛 斛薛部內附處 之靈州今叛 任城王道宗追擊破之 任音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 厥九 勿翻 及突厥降上遣使以

金帛贖之降戶江翻使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

八萬口 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初

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薨其女以父

禮喪之李綱先為齊王憲參軍事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大建十年秋八月甲

辰遣使詣高麗麗力知翻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好呼到翻詔按其

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徵明也證也驗也

同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

州貫鄉籍也治直之翻劾戶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

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

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

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許有寵於上許居由是

詔大臣數被譴怒數所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

大體以許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

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

逞其姦謀凡所彈射射而亦翻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

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昵尼上默然賜絹五

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為帝疎權九

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

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

大宋用權 萬紀封德 義不可解

彈文

戴胄

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更工衡翻上嘉之曰

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

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

築山。彫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璡將鄰翻冬

十月丙午。上逐兎於後苑。唐長安苑。城裏遠包漢長

安故城在其中。程大昌曰

唐太極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都城之北

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禁苑廣矣。西面

全包漢之都城。東抵霸水。其西南兩面。攬出太極宮

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皆禁苑之

門也。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六典曰。禁苑在大內宮

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滄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

里。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

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

上為之止。偽翻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

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歛力又

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

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燕因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

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祚脩短。定命自天

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

今使勲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

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守式中書

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

縣。王于况翻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

間古莧翻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九 太宗 三

執失思力

天計

今用此制

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為于僞翻省

主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

定此制。萬世無虞。朝直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

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

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丁巳林邑獻五色鸚

鵡。鸚鵡能言鳥也。萬震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種

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

五色者。性尤慧。解陸佃埤雅。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

喙。蓋青者。又凡種也。舊說眾鳥足趾前二後一。其目

下。瞼眨上。惟鸚鵡四趾齊分。兩瞼俱動。如丁卯新羅

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

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

各付使者而歸之。使疏倭國遣使入貢。倭鳥上遣

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

宣命而還。還從宣翻丙子上祀圓丘。十二月太

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党底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

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

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

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

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

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

高表仁

李世南

重刑

勿進酒肉為于偽翻斷丁亂翻唐尚食局屬殿中監有奉御直長掌御膳內教坊及

太常不舉樂武德中置內教坊于禁中有內教博士太常寺有太樂署鼓吹署皆令

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

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

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隋立十惡之科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

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巴亥朝集

使利州都督武士護等復上表請封禪朝直遙翻護一統翻復扶

又翻不許壬寅上幸驪山温湯戊申還宮上謂執

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

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惡烏格翻苟自

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求內附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日薩末韃

亦曰颯末韃元魏謂之悉萬斤其王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

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

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

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

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

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

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好呼到翻難乃旦翻治直之翻復扶又翻數所

角翻爭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

讀曰諍讀曰諍

安思危耳

治直吏翻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

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

於如字姓也出何承天姓苑

少涉疑

似皆拷訊取服

少如沼翻拷音考

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

今力丁翻

大理丞張元濟惟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

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

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

之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賓諸洞獠反

賓州漢端溪縣地隋為瀧州懷德縣武德四年置南

扶州貞觀六年更名賓州取州界有羅賓洞為名朝

有遙翻幾居豈

翻獠音皓翻

救盎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

帥讀日率

獠數萬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

為盎奇中

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發七矢中七人

仲翻獠皆

走囚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

可勝數

勝音升

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

充積然為治勤明所部愛之

治直吏翻

新羅王真平卒

卒子恤翻

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為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十 起玄默執徐盡強圉作
噩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 觀古
玩翻 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

州獠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獠魯目
皓翻 文武官復請封



禪復扶又翻去年諸州朝集使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

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

傷乎晉秦始皇封禪見七卷始皇而漢文帝不封禪

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邪音耶且事天掃地

而祭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何必登

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

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考異曰實錄

史冊矛盾

唐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

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

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

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

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

巡千乘萬騎乘繩證翻騎奇寄翻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易以

任音壬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

長知兩翻從才用翻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

極目灌木叢生也莽草深茂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

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

之勞厭於協翻復方目翻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馬

度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將幸九成宮通

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散悉宜翻上曰朕有氣疾暑

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

上疏監古銜翻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

在宮城之西此因大安宮在西遂謂帝所居為東宮耳制度比於宸居尚

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

外之望稱尺證翻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

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

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

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記曲禮

子之禮冬溫而夏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復扶願速

示返期以解眾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

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止可賚之金帛豈

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

食伎渠綺翻臣竊恥之上深納之上以新令無三

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正一品天子所師法無

所摠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庚午吐谷渾寇蘭

州吐從敷入州兵擊走之長樂公主將出降唐會

樂公主下嫁長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

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永嘉長公主高祖女下嫁竇

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姊為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

女為公主皆視一品長知兩翻下同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十 太宗

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

淮陽。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

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

聞陛下稱重魏徵，亟去。史翻。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

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

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

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自請

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使疏吏翻。考異曰：舊文

德皇后傳云：使齎帛五百匹，請徵第賜之。魏文貞公

故事云：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百匹，請公宅。宣命今

從舊。魏且語之曰：語牛。俗翻。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

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

此田舍翁。朝直。遙翻。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

具朝服立于庭。唐制：皇后之服，禕衣者受冊助祭，朝

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標襪蔽膝，

隨裳色以緞，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

隨衣色，裨紐約佩，綬如天子青襪，烏加金飾首飾，大

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兩博鬢，朝直。遙翻。

標彼小翻，袖蓋襪，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

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卒子。恤翻。明日

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彭祖百忌：辰不哭泣。上曰：君之

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六月



巳亥金州刺史酆悼王元亨薨金州西城郡梁置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

尋改曰辛亥江王嚚薨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

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

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騎寄翻使疏吏翻磧七迹翻

塞悉則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

大掠而去焉耆國東鄰高昌為討高昌張本辛未宴三品已上於

丹霄殿上從容言曰從干容翻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

隋煬帝威加夷夏夏戶雅翻頡利跨有北荒頡奚結翻統葉護

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

盛以自滿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

為薛延陀所敗厥九勿翻可從刑入肆葉護性猜狠聲汗音寒敗補邁翻

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多乙利西突厥小可汗也很戶墾翻肆葉護

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

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

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舊傳作設卑達官新傳作沒卑達干考異曰今從舊傳

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肆葉護立見上卷三年國騎寄翻卒子恤翻

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

咄常沒翻可從刑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

陸為奚利邲咄陸可汗臚陵如翻少始照翻邲毗必翻咄陸即阿史那彌射此當

參觀高宗顯慶二年考異而詳辨之考異曰舊傳冊為吞阿婁狀奚利邲咄陸可汗新傳冊號吞阿婁

拔利邲咄陸可汗今從實錄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

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謂其事隱太子勸之圖帝也不謂

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

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

事為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復扶又翻對曰昔舜戒

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之言臣心知其非而口

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契息上大笑

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斌用市翻

正為此耳為于偽翻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

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數所角翻

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時掌翻上賜手詔

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

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

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

宮上生時故宅也以高祖武功舊第為慶善宮因與貴人宴賦詩

起居郎清平呂才清平縣屬博州劉昫曰清平本漢貝丘縣隋曰清平被之管絃

被皮義翻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

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才有巧思故命以所賦詩被之管絃以為樂章以童子

子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路安徐以象文德破陳樂號七德舞擊

諛論

刺往來發揚蹈厲以同州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馮翊馮翊郡尉紆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音任

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音任

王馭烏口翻幾居希翻考異曰唐曆云嘗因內宴於御前毆宇文士及曰汝有何功合居吾上太宗慰諭之方止今從舊傳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

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

令力翻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蒞醢非高祖之罪

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分扶問翻數所

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戢阻翻立翻

冬十月乙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

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更丁衡翻夜久乃罷帝親

為上皇捧輿至殿門為于偽翻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

貌羸憊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川入聲汗音寒數所角翻羸倫為翻憊蒲拜翻上見而

憐之以號州地多麋鹿義寧元年分弘農二縣置號州號郡宋白曰帝王世紀云

號有三周封號仲於西號號州之地也封號叔於東號今成臯也陝郡平陸是北號可以游獵

乃以頡利為號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為

右衛大將軍復扶又翻下勿復不復同又音如字十一月辛巳契苾酋

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

之間契欺結翻苾毗必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日率降戶江翻處昌呂翻其涼相去五百里

太宗

以何力為左領軍將軍 庚寅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見一百九

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

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為于乃

社稷之計耳 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

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

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觀古玩翻魏徵曰貞觀之初

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

忤旨此其所以異耳比毗至翻帝拊掌大笑曰誠有

是事 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

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

詣京師 是歲党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党底

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屬之上諭以舊有

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復扶上謂侍臣曰

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

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比毗

夫音昔關龍逢忠諫而死逢皮朕每痛之煬帝驕暴

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

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為于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朱元晦曰造次

急遽苟且之時

造七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

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

平行下孟翻下同喪息浪翻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觀此則天

後可不為官擇人乎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更工衡翻左傳楚莊王曰武有

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故以為樂舞之名新志七德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

伸以象魚麗鵠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

歌者和曰秦王破陳樂杜佑曰破陳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鵠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

互以象戰陳之形凡為三變每變有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發揚蹈厲聲韻慷慨陳讀曰陣

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

七德九功之舞酉慈山翻長知兩翻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

形容聖功有所未盡瑀音禹上時掌翻請寫劉武周薛仁果

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

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

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

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

則諦觀之俛音免諦都計翻審也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

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祕書監魏徵為侍

中直太史雍人李淳風雍縣屬岐州雍於用翻奏靈臺候儀

制度疎畧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更工衡翻渾戶本翻

許之癸巳成而奏之時李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

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亦

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

矣上異其說因詔為之儀表裏三重下據準基上如十字未樹鰲足以張四表一日六合儀有天經雙規

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尺有璿璣規日游規列宿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

四游儀圓樞為軸以連結玉衡游筭而貫約矩規又玄極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

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為之

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宮 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雅州漢嚴道縣地隋廢州置臨邛郡唐復為雅州獠魯皓

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上

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卒子恤翻範為人忠篤

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

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 辛未以張士貴為龔州道

行軍總管使擊反獠龔州臨江郡漢猛陵縣地隋為永平郡武林縣貞觀三年置

州於今州東仍於薦州之故所置龔州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

遣使賑之使疏吏翻賑津忍翻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

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帥讀日率朝直遙翻考異曰

四年實錄云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頓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

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無一人亡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九人今從新書刑法志 無一人亡

匿者上皆赦之 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 十一月

周範

通鑑卷之九百一十一 唐紀十一 太宗

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長知兩翻無忌

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

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為于偽翻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

邑王神符是也神符少威嚴不為下所畏又足不良于行由是歸第如其有才

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十二

月甲寅上幸芙蓉園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世之離宮也青

林重複綠水彌漫帝城勝景也丙辰校獵少陵原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屬萬年縣界少

始照 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漢故未央宮城北禁苑之西偏考異曰舊高祖紀八年閏武

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還置酒於未央宮高祖實錄不記年月據太宗實錄八年正月朔利可汗死今從唐曆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

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汁

音寒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

觴上壽上時掌翻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

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漢高祖十年置酒未央宮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

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帝謂

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

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

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處昌昌口翻長知兩翻百姓艱難耳目

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

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好呼到翻

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工部尚書段

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木偶

戲也杜佑曰窟礮子亦曰傀儡子作偶人以戲善歌

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所好

間市盛行焉余按列子偃師以此伎奉 上曰得巧工

周穆王其來久矣傀口猥翻儡落猥翻

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

意邪月令孟春之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乃削綸階

唐制工部尚書正三品階則不得立於三品班中嘉陵州獠反嘉州眉

統軍牛進達擊破之唐楊州有邗江上問魏徵曰

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臣上時對曰臣

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

况諫者拂意觸忌拂與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

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

朝對羣臣多不語朝直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

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厥九勿翻頡奚

聲汗音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辛丑行軍檢

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東西王洞獠上

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使疏吏翻考異曰

張士貴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十一

太宗

七

靖老眼不
輕許可

處置非法

請封禪者
三而吐谷
海叛矣省
郡大水矣
信乎諛臣
可誅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蕭瑀等巡省天下按時止有十道而會要統紀皆云

發十六道黜陟大使据姓名止有十三人皆所未詳

故但云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

可一日離左右離力智翻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

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行下孟翻問民間疾

苦禮高年賑窮乏賑津忍翻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

覩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夏五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初吐谷渾可汗伏允吐從職人聲谷音浴可

異日實錄十年立諾曷鉢詔稱從刊入聲汗音寒考

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鄯時戰翻仍為其

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為干偽翻尊王又不

至乃絕昏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蘭州金城郡以

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數所角翻又執唐

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

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悛丑緣翻六月遣左驍衛大將

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典為

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眾以擊之

吐谷渾中有赤水城近河源驍堅堯堯翻將邊即亮翻

契欺訖翻苾毗必翻党底朗翻考異曰實錄六年

三月吐谷渾寇蘭州不云遣志玄擊之吐谷渾寇蘭

廓二州無年月新本紀此夏遣志玄實錄十月志玄

破吐谷渾故參酌置此又新書本紀是夏吐谷渾寇

涼州遣志玄等伐之實錄十月辛丑志玄破吐谷渾

而不書遣將日月新紀亦無破吐谷渾

秋七月山

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

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

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隋文帝仁壽四年崩於

仁壽宮惡

冬十月營大明宮

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曰東

烏路翻

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後苑東南面射殿也地在龍首山上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痺惡太極

宮卑下就修大明宮改曰蓬萊宮

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

寢疾不果居

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

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

吐谷渾中有青海闕駟曰漢金城郡臨羌縣西有卑

禾羌海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半二百五十里西平唐鄯州也吐從噉入聲谷音浴

吐谷渾驅

牧馬而遁

甲子上還京師

右僕射李靖以疾遜

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為特進封爵如故祿賜吏

卒並依舊給俟疾小瘳

瘳丑留翻

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

平章政事

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歐陽脩曰平章事之名始此

甲申吐蕃贊

普棄宗弄讚

考異曰太宗實錄贊普作贊府高宗實錄棄宗作器宗今從舊傳

遣使

入貢仍請昏

使疏吏翻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疆蠶

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

勝音升

然未嘗通中國

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

吐蕃

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筭等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凉秃髮烏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儋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降沮渠蒙遜沮渠滅樊尼率兵西濟河踰積石遂撫有羣

羌云其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為贊普其地直長安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劉昫曰吐蕃秃髮氏之後語訛曰吐蕃宋白曰樊尼奔沮渠蒙遜署臨松郡丞沮渠滅建國西土改姓勃率野時人謂丞為贊府語訛為贊普吐從嗽入聲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鄰畏之上遣

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已丑

下詔大舉討吐谷渾

考異曰舊傳云吐谷渾拘趙德楷太宗遣使宣諭十餘返竟

無悛心九年詔李靖等討伐太宗實錄已丑吐谷渾拘我行人趙德楷即下此詔十二月遣李靖等今從實錄據舊傳拘德楷在前據實錄先遣使宣諭後拘德楷即下詔伐之今兩存之上欲得李

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

重難也以其年老難勞之以征伐之事也將即亮翻為干

翻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

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

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

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尚

甌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

西海鄯善且末皆隋破吐谷渾所置郡名積石山在

隋河源郡赤水城亦在河源郡鹽池在西海郡任音壬鄯時戰翻且子餘翻并突厥契苾

之眾擊吐谷渾 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

華

充華舊有之唐六官之職無此官

詔已行冊使將發

使疏魏徵聞

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上時帝聞之大驚手

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

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

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

玄齡何不
力評

為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
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皇甫德參

中牟丞皇甫德參

中牟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後魏屬廣武郡為治所隋開皇十年

年改曰邾城縣大業改曰圃田縣唐武德三年更名中牟丞貳令治縣事上縣丞從八品下中下縣各以

差降一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

宮中所化上時掌翻下上書同斂力上怒謂房玄齡

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

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治直之翻魏徵諫曰賈誼

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見十四卷漢文六年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

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漢書李方車有是言唯陛下裁察上曰

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復扶又翻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

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謔

如強其兩翻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監古衙翻中書舍

人高季輔上言考異曰貞觀政要季輔疏在三年會要在八年按舊傳季輔貞觀初拜

御史累轉中書舍人故從會要置此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

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

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

諸叔量音良比毗至翻叔皆答拜紊亂昭穆紊音問昭時招翻宜訓

之以禮書奏上善之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

高季輔

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唎利失可汗唎徒結翻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

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洮土壬辰

赦天下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甗生擊叛羌破

之庚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唐會要武

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今分九等蓋於三等各分上中下也上謂魏

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

亡譬如饒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斂力瞻

咸翻貪食而多取之為饒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

主懦弱政出多門懦乃卧翻周天元驕暴威禍在已

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

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敗補邁翻下兒敗等敗之敗

聞軍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

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并

行兼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

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庫山嶂

山不知其所以為同異據嶂山已行數吐谷渾可汗

千里今不取今即以爲庫山之戰也諸將以為馬無草

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勦者段志玄軍還纔

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為之用故也

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

失取之易於拾芥易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

之考異曰舊道宗傳云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

而君集不從靖傳云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燒去野

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

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

山按實錄庫山之捷可汗謀將入磧以避官軍道宗

復曰相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既西走未知的

處今段之行實資馬力今馬疲糧少遠入為難未若

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君集曰不然段志

玄曩者纔至鄯州賊眾便到城下良由彼國尚完兇

徒阻命今者一敗以後斥候亦絕君臣相失父子攜

離乘其迫懼取同俯拾相海雖遙便可鼓行而中分

至也靖又然之道宗傳與實錄相違今從實錄

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

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

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畜許癸巳靖

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水經注湟水自臨羌縣東流

水又東合長寧川水又東合牛心川水水出西南遠

山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逕西平亭西東北入于湟

水又敗諸赤水源考異曰實錄癸巳李靖侯君集

源按本文自庫山中分士馬為兩道靖趣北路出曼

頭山踰赤水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刪去其名又吐谷渾

水之戰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刪去其名又吐谷渾

傳獲其高昌王慕容孝儁不知在何戰今亦刪去

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

薛孤兒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十一 太宗

官之垂拱前甲辰羣臣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事上

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赤水之

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

中槍騎奇寄翻下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

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

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從才用翻李大亮敗吐谷渾

於蜀渾山山在赤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

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

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考異曰吐谷渾

倫積蓋即突倫川虜語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

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

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

復傾其巢穴邪復扶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

均乃引兵從之驍堅堯翻趣七喻翻考異曰吐谷

里及其餘黨破之蓋何力渾傳云萬均率輕銳追奔入積數百

力先進而萬均從之也積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

亦翻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

伏允脫身走伴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栢

海還與李靖軍合畜許救翻宿音秀考異曰吐谷

及吐谷渾傳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按十道

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栢海並在其西且

末又在其西極遠據靖已至且末又過烏海星宿川

至栢海豈得復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

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真谷大
寧王順乃降按實錄歷破邏真谷又行月餘日乃至
星宿川然則破邏真谷在星宿川東大寧王順隋氏
甚遠矣豈得返至其處邪今從實錄

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
侍子為太子及歸意常怏怏順歸見一百八十七卷
高祖武德二年怏於兩

翻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
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積中十餘日眾

散稍盡為左右所殺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考異曰
吐谷渾傳云自縊而死今從實
錄國人立順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

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趙故呂烏其豆可汗
越渠詘翻又九勿善後
翻吐佑巨屈翻上慮順未能服其眾仍命李大亮

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
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

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復扶又翻斷丁亂翻
守手又翻監工衛翻秋七
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羗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長陵漢高祖陵也皇
甫謚曰長陵東西廣
百二十步高十三丈房玄齡云高九
丈蓋尺度之長短有古今之異也務存隆厚期限

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
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上
時

掌翻累
力端翻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
銅南山猶有隙見十四卷漢
文帝三年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

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

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

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

金玉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無

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用漢文帝遺詔二十六日釋服也而丘

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班固等述白虎

通義六卷為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

陵旁別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灋疏奏

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

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

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復扶又翻

處呂呂翻房玄齡等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

原陵漢光武陵也高去聲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

之制從之 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

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

穆而虛太祖之位昭時招翻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

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弘農府君諱重耳房玄齡等議

以涼武昭王為始祖涼王李暠諡武昭左庶子于志寧議以

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党項

寇疊州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為鄉導

議禮

鄉讀党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喜

暴掠我喜許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

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塞悉諸將與之盟而

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闊水闊水在党

州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

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

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遛音士

卒。失亡多乙卯道彥與皆坐減死徙邊上遣使勞諸

將於大斗拔谷勞力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已

功何力不勝忿勝音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

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具言赤水之戰

及見排毀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

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為重胡

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

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

屯營事北門玄武門也按會要貞觀十二年於玄武

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尚宗女臨洮縣主洮上

飛騎何力檢校屯營蓋十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

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甌生

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生

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

復禁乎。復扶我於舊勲。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于為

偽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李以

靖事太宗然猶如此豈非功名之際難居哉上欲自詣園陵。園陵謂羣

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羸倫為翻瘠而尺翻冬十月乙

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之十八里廟號

高祖。以穆皇后祔葬。太穆皇后竇氏初葬壽安陵今祔獻陵加號太穆

郡國止廟皇后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

顏師古議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

乃止。戊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

事。蕭瑀罷預聞朝政見上卷貞觀四年復扶又翻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

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

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

也。誘音酉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

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

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曷

不遇聖明。求免難矣。特進李靖。唐六典正二品日

魏以為加官從本官服無吏卒品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江左皆兼官梁班第十七北齊特進第

太宗

三

二品隋特進為正上書請依遺詔御常服臨正殿弗

許上時吐谷渾其豆可汗久質中國質音致國人不

附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

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

援之先遣使者諭解將即亮翻有不奉詔者隨宜討

之

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

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號堅堯翻社爾處羅可汗

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

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

歛斂力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

於我足矣諸設慙服突厥謂子弟典兵者為設與社爾同時典兵者非一人故曰諸

設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事見一百九十二年社爾兵亦

敗將其餘眾走保西陲將即亮翻頡利可汗既亡見上卷

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事見同上社爾詐往降

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降戶江翻有眾十

餘萬自稱答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

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為干偽翻諸

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

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

兵百餘日會啞利失可汗立見上社爾之眾苦於久

役多棄社爾逃歸逃歸啞利失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

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

逼遂帥眾來降帥讀曰率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

處昌呂翻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新舊書皆作衙陽長

公主陽長典屯兵於苑內癸丑徙趙王元景為荆

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

韓王荆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

為霍王幽王元鳳為號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

夔為燕王蜀王恪為自此以上皆皇弟也吳王越王泰為魏王

燕王佑為齊王梁王愔為蜀王郟王暉為蔣王漢王

貞為越王申王慎為紀王自恪以下皇子也燕因肩翻愔於今翻郟音談暉於

粉二月乙丑以元景為荆州都督元昌為梁州都

督元禮為徐州都督元嘉為潞州都督元則為遂州

都督靈夔為幽州都督恪為潭州都督泰為相州都

督佑為齊州都督愔為益州都督暉為安州都督貞

為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

督事唐制凡注官階卑而擬高者則曰守階高而擬

卑則曰行今張亮行都督事乃用宋齊諸王典

方面置行事之例上以泰好文學好呼禮接士大夫

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為泰圖東宮張本

用戎夷典苑內兵皆不可訓

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

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使疏丁未以諾曷鉢為河源郡

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別

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

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處昌呂翻因流

涕嗚咽不能止上之流涕嗚咽者抑夏六月壬申

以溫彥博為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為侍中 侍中

魏徵屢以目疾求為散官散悉上不得已以徵為特

進仍知門下事雖不居侍中之職朝章國典參議得

失朝直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

事特進散官也祿賜吏卒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

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好呼到翻因而獻替

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

鞫因命囚繫候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

無枉濫豫章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

生豫章公主上女也後下嫁唐儀識妃嬪以下有疾

后親撫視輟已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

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唐制太子乳

睦州遂安郡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少詩后不

許曰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上

一言作古

賢后

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離力智翻常繫毒藥

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

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擐甲出閣問狀后

扶疾以從擐音宦從才用翻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

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

不瘳瘳丑留翻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

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

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數所道角翻

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柰何以吾一

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

不敢奏私以語房玄齡語牛併翻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

之赦為于偽翻后固止之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

歸第后言於帝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秘

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

莩以致祿位漢書曰非有葭莩之親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莩裏之白

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

也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

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以無忌之賢不能自保則后之所慮為深遠矣

易以豉翻處昌呂翻朝直遙翻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用記檀弓

成子高語意願勿以丘壘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

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遠于願翻。屏必郢翻。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兒

女輩不必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取衣中毒藥

以視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

當呂后之地耳。呂后事見漢紀。乘繩證翻。已卯崩于立政殿。閣本太極

宮圖：東上閣門之東有萬春殿，萬春殿之東有立政殿。唐六典：太極殿之北有兩儀殿，兩儀殿之東曰萬

春殿，兩儀之左曰獻春門，獻春門之左曰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

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

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

龍。見四十六卷。漢章帝建初二年，駁北角翻。朝直遙翻。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

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唐內職有宮正糾懋。史記功書

過六典尚儀。經史教學奏女則者，蓋司籍也。上覽之，悲慟以示近

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

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復扶又翻。下今復同。失一

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秋八

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

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比毗至翻。上時掌翻。訐居謁翻。自今復有

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

皇后於昭陵。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將軍段志玄、宇文士

及分統士眾出蕭章門。唐六典曰：西內太極殿次北曰朱明門，門之左曰虔化門。

右曰肅章門肅章之西曰揮政門又曰兩儀殿蓋古之內朝也承天之門東曰長樂門北入恭禮門又北入虔化門則宮內也承天門之西曰永安門北入安仁門又北入肅章門則宮內也帝夜使官

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

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救志玄曰夜中不辯真偽

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復為文刻

之石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下復何亦復同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

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

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

有今因九巖山為陵巖祖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

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

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幾居希翻累力瑞翻當使百世子孫奉

以為法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觀古玩翻以望昭陵

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

眊莫報翻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

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為于偽翻十二月戊寅朱

俱波其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

千八百里其棠在大海南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其棠在西海之南

崑崙人也二國皆在西域使疏吏翻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

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

不逮耳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

豈可訓

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

下皆為諸王所顛躓躓音致彼豈非天子兒邪邪音耶朕

但不聽諸子縱橫耳縱如字又子容翻聞三品以上

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折之舌翻房玄齡

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

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

序於諸侯之上春秋僖七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

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

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

卒皆夷滅又足法乎卒子恤翻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

服朕以私愛忘公義臯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

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易以豉翻上曰灋令

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數所角翻又前

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灋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宜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

可得數百萬緡治直之翻宋白曰饒州漢為鄱陽縣

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徐湛鄱陽記云北有堯山又

以地饒徐遂加食為饒今郡圖又云以山川蘊物珍

奇故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

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名言

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

壁於山投珠於谷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

珠玉於五湖之川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事見五

以杜淫邪之欲也漢靈帝光和元卿欲以桓靈俟我邪邪音耶是日黜萬

紀使還家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

毅都尉唐制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中府正四品

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五品下上府果毅都尉從五品下

品下更工衡翻將即亮翻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

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東宮六

右衛率擬上臺左右衛將軍左右宗衛率擬左右領

軍將軍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將軍後又置左右

虞候率擬左右金吾將軍左右內凡上府兵千二百

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校

教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長知每人

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

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為越騎越騎者言

超越也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

教戰帥讀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予讀凡當宿衛

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二月而更時

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

十番外為十二番若簡留宿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

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上時掌翻數所角翻吏工衡翻

十一年春正月徙鄒王元裕為鄧王鄒工譙王元名

外翻通鑑卷之九十四 唐紀十

為舒王 辛卯以吳王恪為安州都督晉王治為并州都督紀王慎為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救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遺于季翻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飛山宮

觀明年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以給洛人之遭水壞廬舍者則知飛山

宮亦在洛陽

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上時掌翻

以為煬帝恃其富

疆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

政

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易以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先悉薦翻以為舊法兄弟

一洗作從

異居陰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陰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沒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天下稱賴

焉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

答刑五百自十至于五十杖

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

比隋律

減大辟九十二條

辟毗亦翻

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

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

去羌呂翻勝音升

又定令一

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

定禮

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鑊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其械

頸曰枷械其手曰杻鉗以鉄劫束之也鑊以鉄環當之也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厘小頭一分二厘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厘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杻女九釐

張蘊古之死見上卷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

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

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

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

出更復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

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

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好呼到翻上以漢世豫作山

豫作陵始於漢

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

二月丁巳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甲子上

行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隋志河南壽安縣有顯仁宮煬帝大業元年所

起官吏以缺儲侍有被譴者侍直里翻魏徵諫曰陛

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

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

為賞罰見一百八十二年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

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

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儻子今供頓

如此豈得嫌不足乎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

于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洛陽西苑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

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慮其泛溢為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陽苑墻周迴一百二十

六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築西苑見

卷大業元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

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按隋煬帝大業

作洛陽西苑述恐當作愷房玄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

篇上時丙午詔行之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秦

師唐初因魏晉之制諸王上謂秦曰汝事珪當如事

我秦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

平公主公主上先是公主下嫁先悉皆不以婦禮事

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

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

主執筭行盥饋之禮筭音煩竹器也以盛棗栗服脩

特豚饋士昏禮曰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

面婦執筭棗栗東向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服脩升

進北面拜奠于姑席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明婦

順也右胖載之舅姐左胖載之姑姐各以南為上

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羣臣復請封禪五年

朝集使請封禪六年文武官上使秘書監顏師古等

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

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

上時掌翻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殷音安逸則驕

易以鼓翻太宗

新禮

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處昌呂翻樂音洛博慈損翻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僭僭差濫也濫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治直之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